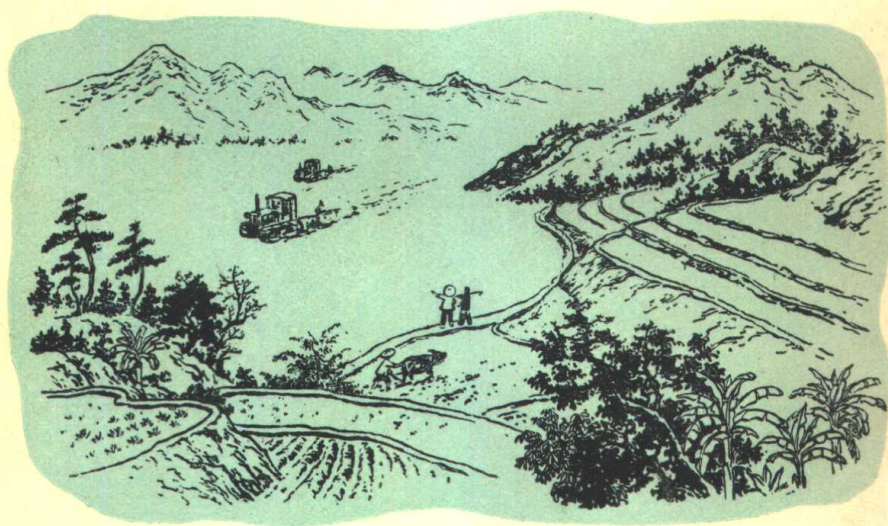


汪漢國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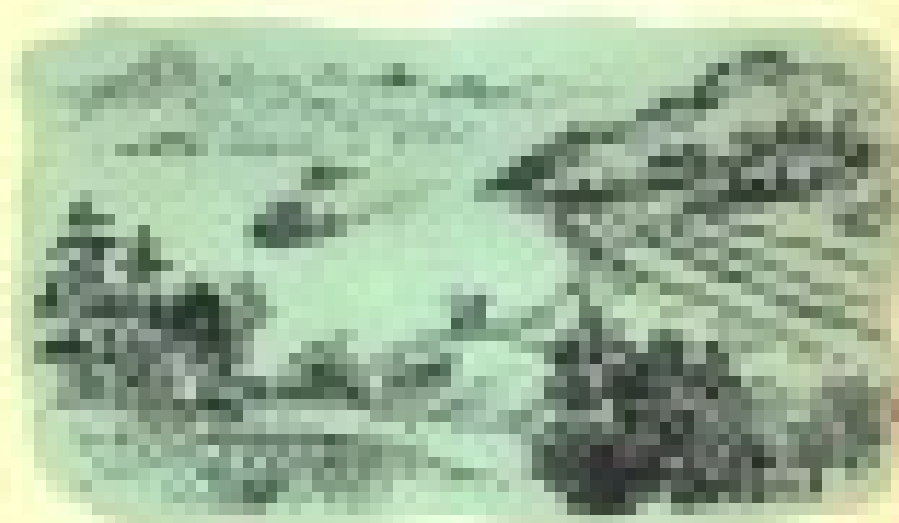
司馬文森著



華南人民出版社

陝西國的故事

明倫先生著



中華書局出版

汪漢國的故事

司馬森著

華南人民出版社

汪清國的故事

馬文森著

*

華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(廣州大南路四三號)

廣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粵版字第一號

新華書店廣東分店發行

廣州印刷廠印刷

*

書號：566·78721092 1/32·5 1/4印張·97,000字

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0,200

目 錄

艱苦的歲月.....	三
入黨.....	二
爲社會主義事業.....	六〇
戰鬥中.....	八五
在前進的道路上.....	二六
後記.....	一六

廣東省揭陽縣第四區，在那清澈的田埗溪畔，遙對着雄偉的大北山，有一個鄉村，叫做九斗埔。

過去，有的人提起九斗埔，就會搖頭說：

『就是那個一畝田只打九斗穀的地方？』

原來這個叫九斗埔的鄉村，是在貧瘠、落後的半山區中。居住在九斗埔的人，世代相傳着這樣的一個傳說：在那兒，一畝田只能打出九斗穀。其實，那兒的田地雖然貧瘠，災害又多，產量不高，但一畝田打出來的穀子，實在也不止九斗。不過在舊社會裏，它却因此而出名，而且還起了一個很不好聽的名：九斗埔。

到了新社會，九斗埔換了另一個名，叫美德鄉，並且也很出名。

原來是，解放以後，九斗埔成了揭陽縣第四區的土改重點鄉。土改結束轉入生產，九斗埔又成了生產重點鄉。一九五一年，全省有不少地方還在進行土改鬥爭，那兒就出現了一個相當健全又能大量增產的互助組——『汪漢國互助組』。組織起來的第一年，它以增產

百分之三十的成績，超額完成全年生產計劃，獲得了『全國雙季水稻豐產模範互助組』的光榮稱號，成為粵東地區互助合作運動的一面旗幟。全鄉的生產面貌，在這個模範組帶動下，也迅速的改變了。根據一九五四年的統計，全鄉農業人口八百多戶，經組織起來的已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。中共第四區區委會鄧書記就對我說過：

『再過兩三年，我們就要使這個鄉全面合作化了！』

事實上，這幾年來九斗埔的生產面貌，已像神話似的出現着奇蹟。產量年年在增加，一畝田每年的收成，已從二、三百斤到五百斤、七百斤，有不少田已上升到一千斤以上了。從前笑過他們一畝田只打九斗穀的人，現在也不能不承認：『他們走得快，我們怎樣也跟不上！』

九斗埔在解放後出名，不但是因為它樣樣是重點，生產搞得好，人民生活改善多，還因為它出了個全國農業生產模範，出了個被派出國訪問蘇聯的農民代表，出了個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。

人們在提起九斗埔的時候，很自然的也想起了這個著名人物——汪漢國同志！

艱苦的歲月

那已是三十幾年前的事了。……

有一次，田埗溪春水泛濫，九斗埔被淹浸在一片黃色水流裏。全鄉地勢最低的伯公角村，災情比任何一村都嚴重，洪水已淹到屋頂。

伯公角村在那次大水中，其他損失都不說，且說一件不幸的人命案子，一個勤儉、誠實的貧苦農民，給大水淹死了。受難者的女人叫冬嫂，當時還很年輕，依靠失去了，一家三口的担子都落到她肩上，她很苦痛，很悲哀，對前途感到惘然。但她出身自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，具有勞動人民堅韌、勇敢的美德，因此當她冷靜下來以後，望着那兩口小的，心裏就想：

『不管有多困難，我也一定要把他們帶大！』

那兩口子小的，一個是六歲大的身體羸弱的男孩子，另一個是少他三歲的女孩子。那男孩子是她的兒子，那女孩子是她把養下不久的親生女兒拿去換來撫養的童養媳。

那個男孩叫汪漢國，女孩就是他的未來妻子秀香。

漢國家住的那條伯公角村，全村只有一姓：汪。在汪姓中，漢國家是弱房，他有個叔父，早已去了暹羅謀生，現在家中只有孤兒寡母三個。家窮兼弱房，在村裏就成爲人家經常欺凌的對象了。

冬嫂很疼愛漢國，把他當命根子看。她一生的希望、依靠，祖宗香火的傳繼，全寄託在這個孩子身上。因此，從小她就一直想盡方法來保養他。她不許他同强房的孩子玩，怕人家欺負他，打他。在孤燈寒夜，人聲消寂的時候，她常常流着淚，對他說：

『我們是窮人，沒錢沒勢，又是弱房。我將來就只靠你，我們房上的香火也靠你。自己吃虧、受氣不要緊，可千萬別同人家生是非啊！』

有時，强房的孩子欺負他，漢國受不了氣，和他們頂撞起來，給冬嫂發覺，不管他的理由有多大，拖回家去就是一頓打。她打自己孩子就像挖自己的肉，因此，每每動手打他，就一邊心痛地哭着：

『我是怎樣對你說的？你怎不聽娘的話呀！』

當怒火上來時，冬嫂是那樣怨恨漢國。當她看見兒子受不了委屈，因而號啕痛哭，她又那樣的心痛。因而往往過後又忍不住要去撫慰他：

『不是娘怪你，說你不對，是娘耽心你活不大。孩子，你也該給娘想想，你同人家打

架，萬一給人打傷、打死，你叫娘將來依靠誰呀？我們房上的香火又叫誰來傳呀？……」說着，說着，她又淒淒切切的哭了。一直到漢國收了淚，回頭反去勸母親，保證以後不再同人家打架了，她才收淚。兩母子往往就在這種情形下，互相勸慰、愛撫，結束了那使人心酸哀痛的糾紛。

漢國童年時代，母親對他的教育，給了他很深刻的印象。他從小在母親那兒，學會了容忍，也學會了憎恨欺負弱小的強權。他將成人時，他們祖遺的、和一戶強房的田聯在一起的，那四分田，由於那強房的人欺負他們孤寡，存心霸佔，曾把界石不斷地往他們田裏移，移一次就佔尺把地。漢國雖善容忍，到了這步田地也忍不住了，決心反抗，想找那強房的人理會，却被冬嫂勸住。她說：

『算了，他能移一次兩次界石，總不敢把我們整塊田都霸佔去！』

聽了母親的話，他又容忍下來，但他對舊社會的不平和憎恨，却一天天在加深。

漢國八歲時候，冬嫂就暗自在思量着：

『孩子一天天大了，還沒機會讀書，總不能叫他像短命的爸那樣，做一輩子睜眼睛子，吃一輩子虧，沒出息！』

當時，村上辦了一所私塾。到私塾去讀書的，幾乎全是村中地主、富農的子弟，因此

學生稀少，塾師所收的學米也高。冬嫂多少時來，就想着怎樣才能把自己的兒子也送到裏面去讀書。不過，一個三餐不繼的寡婦，儘管動作儉吃，想把自己的兒子送入私塾讀書，在舊社會說來，也未免近乎妄想了。但冬嫂是個意志堅強的婦女，她一下定決心，無論有多大困難也一定要做到。

她到那家私塾門口，徘徊觀望已有許多日子了，有一次，她實在不能再猶豫了，便壯着胆子進去見那塾師。她沒有求他免費，只求他減費。

但那塾師拒絕了她。

可是，她第二次又去了。這次請求，還提了自己想出的辦法作為交換條件；她知道那塾師從遠地單身來到村裏教書，沒人洗衣煮飯，因此便自動提議：

『我給你洗衣燒飯，一個工錢不要，請你也做做好事，收下我這個兒子……』

那塾師倒也會盤算，他盤算一番之後，認為合算，便應承下來。

漢國就是這樣，進那家私塾讀了三年書。讀那三年書，對漢國以後在接受新文化新知識，以及一些新事物方面很有作用。

孩子讀書去了，家頭細務雖有童養媳秀香一人幫手，但冬嫂的担子就更重了，她要到塾師那兒作義務服役，又要承擔一家大小的衣食。在這時，她經常上地主家去找些推磨的

短工來做，做一天工換兩三升米回家過活。照俗例，地主家請短工，還得供給僱工一餐飯吃。冬嫂做了一天工，肚飢腰痛，到了吃飯時候，却又故意推說吃不下，請求把自己應得的那份伙食領回家去。她知道，在家裏還有兩小口子，睜着眼，餓着肚，在等她哩。

地主的短工並不多，季節一過，打完了，她又到鄰村一個叫汪聯滿的米販家裏去，做的也是一樣是推磨的短工。

漢國二十一歲那年，童養媳秀香已是十八歲。

冬嫂漸漸的也老邁起來了，她最大的心願是給他們兩小口子成親。這兩小口子，在那一年就成了親。

家庭的担子，慢慢的也從母親那兒移到漢國身上。他們雖然還有祖遺的四分田，但因為經常缺糧斷炊，早就典給人了。族上雖也有『公嘗』田輪流着租給窮苦的族人耕種，但因為他一向老實，不會對地主逢迎吹拍，送禮買人情，又是弱房，自然很難有機會輪到。

結果是，冬嫂還不得出去推磨，秀香在家裏除了管理家務，還要看鴨。漢國因為從小在村上糖寮鑽出鑽進，學會了一套煮糖工夫，一到榨蔗季節，就上糖寮去當煮糖工人。榨蔗季節一過，他把扁担蕪繩一挑，又出門去幹出賣勞力的營生了。

他往往是一根扁担，兩條麻繩，腰上加一條『水巾』，掛了個竹飯盒，戴頂爛竹笠，一個人，兩條泥腿，走惠州，走興寧、梅縣，上江西。

在這段期間，他甚至給走私鹽的販子僱用過，在月黑風高的晚上，從鯉湖爬山越嶺的挑私鹽上豐順。回憶起這段生活，他說：

『那私鹽販子很刻薄，僱工時同大家訂明，失手給鹽警捉住後，不許供出主使人，只能承認是自己的。打死了沒命賠。雖是工錢低，危險大，也得幹，不幹一家大小吃什麼？』

就是這種危險工作，也不是經常有得幹的。

有時沒有鹽挑了，他又改挑本地的雞、鴨、菜乾上興寧、梅縣。

熱天時候，賣力的事沒得幹了，他又回家用『草板』草和番薯粉做『草板』（一種涼粉），自己當小販挑到四鄉叫賣。

抗日戰爭時期，廣東大部分港口給敵人佔領或者封鎖了，只有從淡水到惠州還有一條對外通路。不過也是時斷時續的。當時從香港來的許多洋雜日用品，都通過淡水運到惠州，再由惠州分散到興寧、梅縣各地。因而也給當時淡水、惠州間，帶來一時畸形的繁榮景象。

漢國在家鄉沒處賣力，爲生計，又改走淡水、惠州，當苦力，替人家挑運東西。他白

天當苦力，晚上住不起客棧，伴着扁担蕨繩，就在路旁過夜。

有時香港船不來，他沒東西挑，連伙食錢也找不到，就只能一天吃一頓，或在路旁喝兩碗稀粥了事。實際上，在當時幹這種出賣勞力營生的人也很多，粥少僧多，能輪到像他這樣外來人的機會也很少。因此沒東西挑，餓着肚子過日的事，倒是常有的。

他每每這樣幹了幾個月，覺得身上稍爲有點積蓄了，便動了歸心，想回家看看大小，把錢帶回去。

當時東江一帶治安極壞，盜賊四起，地主惡霸武裝，橫行霸道，設關築卡，強收買路錢，打劫行旅，成爲常見的事。別說有幾個錢的人，經過那裏，往往會成爲被劫掠的對象，就是像漢國這樣一個依靠賣力爲生的人，有時也不免被打劫被勒索。

有一次，漢國在歸家道上，也被光顧了。

那些橫行霸道的人，不但搶去他身上所有極微小的一點積蓄，甚至連他身上穿的兩件破爛衣服也剝掉。他就這樣被迫光着身轉回惠州，飢寒交迫的在惠州大橋上流蕩。後來，還是當了乞丐沿途乞討才回得家。

這件事，冬嫂常常對人提到。漢國本人印象也特別深。

一九五一年冬天，在他當了農業生產模範以後，潮汕區專署用專車把全區農業生產模

範送到廣州去參觀『華南土特產展覽會』；漢國當時也是其中被特邀參加的代表之一。

他們乘坐的專車，走的正是他過去常常走過的路綫，他坐在車上，胸前飄動着光榮的代表證，心裏就發出無限的感慨：『同樣的地方，當時我來，要一步步的用赤足磨着地皮走，現在却是乘着人民政府給我們準備好的免費汽車。』

當專車進了惠州城，走過惠州大橋的時候，他想起了過去流蕩在這橋頭，吃人家不要的殘飯菜汁，睡沒人睡過的人行道，過着飢寒交迫生活，就不禁淒然的流下眼淚。

他後來對我說：

『那時很奇怪。在土改訴苦時，我沒流過淚，現在看人民政府對我們這樣優待，想起過去餓死苦死也沒人理，眼淚怎樣也忍不住就滴下來。……』

說着，他的眼睛又潤濕起來，淚水在燈光下閃着光。

一九四二——四三年間，潮汕地區發生過一次歷史上從沒有過的大飢荒。據後來統計，在這段時間，全潮汕地區，有二十萬人餓死！至今在潮陽縣的海門還留有一個『萬人塚』，就是當時餓死的人的無主孤墳。

那次鬧大飢荒，是苦旱，田地無法耕種；日本鬼子佔領了大半個潮汕地區，一向依靠

『僑匯』爲生的許多潮汕人民，斷了『僑匯』供應；反動的國民黨官吏，地主惡霸集團，又乘機壟斷糧食。糧食被敵人搜刮了，被國民黨官吏壟斷了，加上當時潮汕地區糧食生產原本就不足，人口又多，大飢荒因而就釀成了。

後來，有人在回憶着當時的情境時說：

『……飢荒年一到，當時連最喜歡唱歌的潮汕婦女，給餓得連歌也唱不出來。』
米糧成爲當時一切最珍貴的東西。

有人因爲買不到米糧，每頓煮飯時，只能在一大鍋水裏，落下幾顆米煮着充飢就算。有人用一合米，放在鍋裏煮了再煮，煮上十幾二十次，喝了湯，留下渣，只求得在湯裏有點米味就滿足了。

而那些連在大鍋下幾顆米，或用一合米煮上十幾二十次也沒有可能的人，就只能上山去挖『黃狗頭』、草根、剝樹皮來充飢，有些地方，甚至發生了人吃人的事。

九斗埔和別的地方一樣，飢餓也像瘟疫一般威脅了全鄉幾千人的生命。

田園完全荒蕪了，白天見不到一個人，晚上望不到一點燈火。人給餓得走不動，說不出話，只能躺着等死。飢餓的人，什麼希望都斷了，唯一的希望只是：『要是我能好好地吃一餐飽飯呀，死了也甘心！』

離九斗埔幾十里路遠，有一個小山村，這個山村住着二、三十戶人家。他們不種田，一向靠他們山區的特產——竹料換米吃。過去他們常常下山，和附近農民保有親密關係。在這段時間內，有人忽然記起這些山裏人已經有許久沒下山啦，好奇的人便上山去打聽打聽，但却給嚇得面青唇黑地跑回來。原來那山村全村二、三十戶人，都活活餓死了。

正當飢荒鬧得最厲害的時候，突然出現了一個叫『飢餓團』的組織，它是一個被飢寒所迫的人們的自發反抗組織。

『飢餓團』像野火一樣，點燃以後，就燃燒了整個潮汕平原，聲勢正一天比一天大。當『飢餓團』的聲勢越來越大時候，就流傳出一種謠言：

『江西的米糧豬肉都很便宜，田地又多，歡迎這兒的人去哩！』

這個消息傳播得很廣，很迅速，於是，那些在飢餓綫上絕望掙扎的農民，就像在黑暗中發現光明一樣，紛紛作起結束家業，準備上江西的打算。跟着大規模的移民便開始了。

當時從揭陽經豐順、興寧到江西去的路上，不分日夜，儘是趕路的人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活像『螞蟻渡江』，前面的去了，後面的又來，幾十天都過不完。……

從潮汕到江西，走的是山路，路途崎嶇而艱險，沒有交通工具，去的人挑着一担竹囊，全靠兩條腿步行。逃荒的人，雖是傾盡了家檔，賣田賣屋，路費却不是個個都充足